

學生國學叢書

唐敬果選註

顧炎武文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郡縣論

知封建○之所以變而爲郡縣，○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。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？曰：不能。有聖人起，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，而天下治矣。蓋自漢以下之人，莫不謂秦以孤立○而亡。不知秦之亡，不封建亡，封建亦亡；而封建之廢，固自周衰之日，○而不自於秦也。封建之廢，非一日之故○也；雖聖人起，亦將變而爲郡縣。

○王者以爵土與人，曰『封建』。封建之制三代皆有之，至周益備。爵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，公侯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○秦始皇既併六國，廢封建制，分海內爲三十六郡，是爲郡縣政治之始。○孤立△言其不封建諸侯以爲屏藩也。○春秋戰國時，諸侯互相兼併，天子不能制，固已無封建之實矣。○謂其所由來漸也。

方今郡縣之敝已極，而無聖人出焉，尙一一仍其故事，此民生之所以日貧，中國之所以日弱，而益趨於亂也。何則？封建之失，其專在下；郡縣之失，其專在上。
○古之聖人，以公心待天下之人，胙○之土而分之國。今之君人者，○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。猶不足也，人人而疑之，事事而制之，科條文簿，○日多於一日，而又設之監司，○設之督撫，○以爲如此，守令○不得以殘害其民矣。不知有司○之官，凜凜焉救過之不給，○以得代爲幸，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，民烏得而

○在下，指諸侯；在上，指中央政府。○胙，音祚，族誤切（ㄔㄨˋ）。左傳：『胙之土而命之氏』注：『胙，報也；其人有功於國，因報以土也。』○猶言爲人之君者。○科條法令也。文簿案牘也。○亦曰『憲

司』爲監察州郡之官。宋置轉運使，監察各路，始有『監司』之稱；明按察使以按察爲職，故亦謂之監司；清則通稱司道爲監司，以監督府縣爲其專職也。○督，卽總督，爲明清兩代外省統轄文武最高之官。○撫，卽巡撫，爲外省行政長官。○守，太守，爲一府之行政長官。令，邑令，亦稱知縣，爲一縣之行政長官。○古代設官分職，事各有其專司，故謂之『有司』。○謂救護其過失，尙虞不及也。

不窮，國烏得而不弱？率○此不變，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，○日甚一日者矣。

然則尊令長之秩，○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，罷監司之任，設世官四之獎，行辟屬五之法，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，而二千年以來之敝，可以復振。後之君，苟欲厚民生，○強國勢，則必用吾言矣。

郡縣論二

其說曰：改知縣爲五品官，正其名曰縣令。任是職者，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○之人。其初曰試令，三年稱職，○爲真。又三年稱職，封父母。又三年稱職，璽書九勞問。又三年稱職，進階十益祿，任之終身。其老疾乞休者，舉子若弟代。不舉子

○率循也。詩『率由舊章。』○言與亂人共事也。書太甲『與亂同事，罔不亡。』○秩官職之品級。

四世襲其官也。○自行辟用其屬吏也。○使民生計優裕也。○猶云風俗。○克當其任也。

九天子之印章曰『璽』。璽書，蓋詔敕之別稱。○階官級也。

若弟，舉他人者，聽既代去，處其縣爲祭酒，[○]祿之終身。所舉之人，復爲試令。三年，稱職，爲真，如上法。

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，郡設一太守。太守三年一代。詔遣御史巡方，[○]一年一代。其督撫司道悉罷。令以下設一丞，[○]吏部[○]選授。丞任九年以上，得補令。丞以下，曰簿。[○]曰尉，[○]曰博士，[○]曰驛丞，[○]曰司倉，[○]曰游徼，[○]曰嗇夫，[○]之屬，備設之，毋裁。其人聽令自擇，報名於吏部。簿以下，得用本邑人爲之。

令有得罪於民者，小則流，[○]大則殺。其稱職者，既家於縣，則除其本籍。夫使

○古時會同饗讌，必尊長先用祭酒以祭，故凡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爲祭酒。漢以後，又因以爲官名。
○巡察四方也。
○佐貳官之稱。
○舊官制六部之一，掌中外文職銓敍勸階黜陟之政。
○即主簿掌諸簿目。
○典獄及捕盜之官。
○教授之官。
○司驛站之官。
○主倉庫之吏。唐制在府，曰倉曹參軍；在州，曰司倉參軍；在縣，曰司倉。
○秦漢時鄉官，掌巡禁盜賊。
○秦制鄉置嗇夫，職聽訟、收賦稅。漢晉、劉宋皆因之後廢。
○五刑之一，安置遠方，終身不返也。

天下之爲縣令者，不得遷，又不得歸。其身與縣終，而子孫世世處焉。不職者流，貪以敗官者殺。夫居則爲縣宰，去則爲流人。賞則爲世官，罰則爲斬絞。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？

郡縣論二

何謂稱職？曰：土地闢，田野治，樹木蕃，溝洫修，城郭固，倉廩實，學校興，盜賊屏，戎器完，而其大者，則人民樂業而已。

夫養民者，如人家之畜五牲。○然司馬牛者一人，司芻豆者復一人，又使紀綱之僕○監之，升斗之計，必聞之於其主人，而馬牛之瘠也日甚。吾則不然。擇一圉人之勤幹者，委之以馬牛，給之以牧地，使其所出常浮○於所養，而視其肥息。

○凡獸育子曰特，音字齊民要術：『牛馬猪羊驢五畜之特，畜特則速富之術也。』○爲總管之僕人。

○浮溢也過也。

○者賞之，否則撻之。然○則其爲主人者，必烏氏○也，必橋姚○也。故天下之患，一圉人之足辦，而爲是紛紛者；不信其圉人，而用其監僕，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，而主人之耳目亂矣。於是愛馬牛之心，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，而畜產耗矣。故馬以一圉人而肥，民以一令而樂。

郡縣論四

或曰：無監司，令不已重乎？○子弟代，無乃專乎？千里以內之人，不私其親故乎？○

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○者，以其遠也。使並處一城之內，則雖欲撓之

○息蕃殖也。○然猶『如此』也。

○烏氏名倮，秦人，以畜牧爲業，至用谷量牛馬。始皇令倮比封君，

以時與列臣朝請。

○橋姓姚，亦畜牧家。

史記貨殖傳：『唯橋姚已致馬千匹，牛倍之，羊萬頭，粟以

萬鍾計。』○已，猶『太』也。言如不設監司，則邑令之權無乃太重乎。

○親故，親戚故舊也。○撓

擾也。五代史：『爲政不苛撓。』

而有不可者。自漢以來，守鄉郡者多矣。曲阜之令，鮮以貪酷敗者，非孔氏之子？獨賢其勢然也。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，蕞爾○之縣，其能稱兵以叛乎？上有太守，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？太守欲反，其五六縣者，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？不見播州○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？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，南畿十四府四州，何以自達於六部○乎？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，民無定奉，是以常有盜賊戎翟○之禍，至一州則一州破，至一縣則一縣殘，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，此之謂不知類也。○

郡縣論五

天下之人，各懷其家，各私其子，其常情也。爲天子爲百姓之心，必不如其自

○曲阜令由孔子子孫世襲，故云。○小貌。○播州唐置，今貴州遵義縣。○南畿十四府四州，由中央直轄，故云六部。戶、吏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也。○戎，西方之外族；翟，與『狄』通，北方之外族。此泛指外寇。○類猶事也。

爲此在三代[○]以上已然矣。聖人者因而用之，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，而天下治。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，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，[○]縣之土地皆其田疇，縣之城郭皆其藩垣，縣之倉廩皆其囷廩。[○]爲子姓，則必愛之而勿傷；爲田疇，則必治之而勿棄；爲藩垣，則必繕[○]之而勿損。自令言之，私也，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，如是焉止矣。

一旦有不虞[○]之變，必不如劉淵[○]石勒[○]王仙芝[○]黃巢[○]之輩，橫行千

[○]三代，夏、商、周也。[○]子姓，猶言「子孫」。儀禮注：「言子姓者，子之所生。」[○]困廩之圓者，區氣

切。[○]囷，同「窖」。戒孝切。[○]皆積貯之所。周禮：「囷廩倉城。」[○]繕，修補也。音膳。[○]

虞，料度也；不虞，猶言意外。

[○]五胡前漢之主，匈奴種。南匈奴自漢以後，入居塞內，冒姓劉氏，家於

汾晉之間，魏分其衆爲五部。淵於晉初爲左部帥，會八王亂起，遂自爲漢王，又五年稱帝。晉五胡亂華，自淵始。

[○]五胡後趙之主，羯種。初爲羣盜，歸劉淵，淵使將兵陷中國州郡甚衆，乃據襄國。（今直隸順德）叛前趙稱王，旋稱帝。

[○]唐濮州人。僖宗初作亂，黃巢應之，數月間衆至數萬，連下曹濮諸地，進寇荆南，爲招討使曾元裕所敗，遂死。

[○]唐曹州人。僖宗時，王仙芝爲亂，巢起兵應之。仙芝敗死，巢

里，如入無人之境也。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，於是有合從締交。○之拒，非爲天子也，爲其私也；爲其私，所以爲天子也。故天下之私，天子之公也。公則說信，則人任焉。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，○而况乎漢唐之盛，不難致也。

郡縣論六

今天下之患，莫大乎貧。用吾之說，則五年而小康，十年而大富。且以馬言之：天下驛遞往來，以及州縣上計。○京師、白事司府、迎候上官，遞送文書，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，一歲無慮百萬匹，其行無慮萬萬里。今則十減六七，而西北之馬贏，不可勝用矣。以文冊言之一，事必報數衙門，往復駁勘必數次，以及迎候、生辰、
率衆攻掠河南、江西、福建、浙東、宣歙、廣南諸州，乘勢取洛陽，陷長安，遂稱齊帝；李克用討破之。○合從，卽『合縱』，南北之國聯盟也；此泛稱互相聯合。締交，猶言結交。賈誼過秦論：『天下之士合從離交，相與爲一。』○庶幾，猶言幾及；謂殆可以及三代之治也。○進呈一歲中之簿計也。○贏，『驛』之本字。

拜賀之用，其紙料之費，索諸民者歲不下巨萬。今則十減七八，而東南之竹箭一不可勝用矣。他物之稱是二者，不可悉數。

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，三教樹四畜，而田功之獲，果蔬五之收，六畜之孳，材木之茂，五年之中必當倍益；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。夫採礦之役，自元以前，歲以爲常，先朝六所以閉之而不發者，以其召亂也。譬之有窖金焉，發於五達之衢七，則市人聚而爭之；發於堂室之內，則唯主人有之，門外者不得而爭也。今有礦焉，天子開之，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；縣令開之，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。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，故曰此富國之策八也。

郡縣論七

一箭竹之小者。二稱讀去聲，猶當也。謂他物之費用與此相當者。三省視察也。斂收穫也。四樹，讀上聲，蜀羽切。(尸又)種植樹木也。五蓏，音裸，魯夥切。(ㄌㄨㄛ)木實曰「果」，草實曰「蓏」。六指明。七衢，權于切。(ㄔㄢ)四達道也。八與「策」同。

法之敝也，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，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。
○今則一切歸於其縣，量其衝僻，衡其繁簡，使一縣之用，常寬然有餘。又留一
縣之官之祿，亦必使之溢於常數，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。

其先必則壤定賦，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，其所入悉委縣令收
之。其解京，曰貢，曰賦；其非時之辦，則於額賦支銷，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
猶不足，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，名爲協濟。此則天子之財，不可以爲常額。然而行
此十年，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。

郡縣論八

善乎葉正則之言曰：『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。』州縣之敝，吏胥

○言挹此注彼。

○衝衝要僻偏僻。

○則等也；則壤定賦，謂分地之等差以定租賦之多少也。書：

『咸則三壤成賦。』

○貢亦賦也。孟子『夏后氏五十而貢。』

○不常之費用也。

○額賦有定額之

經常賦稅也。

○名適宋人官司業忤韓侂胄，坐貶杜門著述。學者稱水心先生。

窟穴○其中，父以是傳之子，兄以是傳之弟。而其尤桀黠者，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，以掣州縣之權。上之人，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。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，習其民事，而又終其身任之，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。文法○除而吏事簡矣。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，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。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，將一旦而盡去。治天下之愉快，孰過於此。

郡縣論九

取士之制，其薦之也，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；其試之也，略用唐人身言書

判之法。○縣舉賢能之士，間歲○一人試於部，上者爲郎，○無定員，郎之高第，

○胥吏之掌案牘者，周禮：『七曰胥，掌官敘以治敍。』窟穴猶言蟠據。○謂法律規則之屬。○唐

書：『凡擇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體貌豐偉；二曰言言辭辯正；三曰書楷法逾美；四曰判文理優長。四事皆可取，則先德行；德均，以才；才均，以勞。○間歲，謂隔一年也。漢書：『間歲而祫。』○秦漢郎官本直

宿衛；其後任曹務者，亦稱『尚書郎』。唐始於諸司皆置郎中，而貳以員外郎，歷代因之，迄於明清。

○得出而補令。次者爲丞，於其近郡用之。又次者，歸其本縣，署爲簿尉之屬。而學校之設，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，謂之師。不謂之官，不隸名於吏部。而在京，則公卿以上，仿漢人三府辟召○之法，參而用之。夫天下之士，有道德而不願仕者，則爲人師；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，其縣令得而舉之，三府得而辟之；其亦可以無失士矣。

或曰：間歲一人，功名之路無乃狹乎？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，王治之大者也。且顏淵不仕，○閔子辭官，○漆雕未能，○曾晳異撰，○亦何必於功名哉？

○凡舉官選士，成績優美者皆曰『高第』。如漢書：『尹翁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』。後漢書：『擢其高第爲太子舍人』。是也。○文獻通考：『安帝元初六年，詔三府選掾屬，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。』

○孔子弟子，名回，字子淵，魯人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不改其樂。○名損，字子騫，亦孔子弟子。論語：『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，閔子騫曰：「善爲我辭焉。」』○漆雕姓，名開，亦孔子弟子。論語：『子使漆雕開仕，對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』○曾皙名點，曾子之父，亦孔子弟子。論語：『子使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』言其所志異於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華之在從政也。

廣師

苕文汪子○刻集，有與人論師道書，謂『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。其經學修明者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顧子寧人，李子天生。○其內行淳備者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魏子環極。○梁子曰緝。』○炎武自揣鄙劣，不足以當過情之譽。○而同學之士，有苕文所未知者，不可以遺也，輒○就所見評之。

○清初長洲人，名琬，苕文其字也。晚居堯峯，因以自號。康熙中舉博學鴻詞，授編修，與修明史。與時魏禧、侯方域並稱古文三大家，而琬尤醇正。有鈍翁前後類稿、堯峯詩文鈔。○名因篤，一字子德。富平人。其學以朱熹爲宗。工詩，尤精音訓，有受祺堂集、漢詩音注。○名象樞。順治進士。官至刑部尙書。嘗言：『大臣之誼，在以人事君。』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，爭之尤力，爲清初直臣之冠。○名熙。鄢陵人。仕至御史。性澹泊寧靜，作文必合古人矩度。○情實也；謂譽過其實也。論語：『聲聞過情。』君子恥之。○輒猶『卽』也。

夫學究天人，[○]確乎不拔，吾不如王寅旭；[○]讀書爲已，探赜洞微，[○]吾不如楊雪臣；[○]獨精三禮，[○]卓然經師，[○]吾不如張稷若；[○]蕭然物外，[○]自得天機，[○]吾不如傅青主；[○]堅苦力學，無師而成，吾不如李中孚；[○]險阻備嘗，與時屈伸，[○]吾不如路安卿；[○]博聞強記，羣書之府，吾不如吳任臣；[○]文章爾雅，宅心和厚，吾不如錢象山；[○]人事。[○]名錫闡，號曉庵，吳江人。精通中西天學，所著曉庵新法，[○]交食最精審。[○]赜音噴，乍核切，[○]幽深也。洞澈見也。[○]名瑀，武進人。著有飛樓集二百卷。[○]周禮、儀禮、禮記，謂之三禮。[○]傳授經學之師也。[○]濟陽人。名爾岐。明季諸生。入清隱居教授，不求聞達。著有儀禮鄭注句讀、儀禮考註訂誤等書。[○]謂蕭然出於塵俗之外也。[○]天機猶『天性』。莊子『其嗜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』。[○]名山陽曲人。隱於黃冠。康熙中徵舉鴻博，堅臥不試。[○]名顥，號二曲，鹽厓人。刻苦獨學，經史百家無不通覽。晚年講學富平關學，自張橫渠後，至是復盛。[○]猶言與俗浮沈。列子『屈伸任物而不在我』。[○]名澤溥，曲周人。嘗拯亭林於難。[○]名志伊，仁和人。淹貫經史，兼精天官、樂律，奇任之術，著有周禮大義、託山詩文集等。

不如朱錫鬯；^①好學不倦，篤于朋友，吾不如王山史；^②精心六書，^③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張力臣。^④至于達而在位，其可稱述者，亦多有之，然非布衣^⑤之所得議也。

初刻日知錄自序

炎武所著日知錄，因友人多欲鈔寫，患不能給，遂於上章闇茂^⑥之歲，刻此八卷。歷今六七年，老而益進，始悔向日學之不博，見之不卓，其中疏漏往往而有，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，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，欲更刻之，而猶未敢自以爲定，

○名轍尊，號竹垞。秀水人。肆力古學，無書不覽。詩文既勝，金石考證之學亦精。著有曝書亭集。^⑦○名宏撰，字無異。華陰人。工書能文，精金石之學，著有易圖象述、華山志、砥齋集。^⑧○六書：一曰指事；二曰象形；三曰形聲；四曰會意；五曰轉注；六曰假借。^⑨○名昭。山陽人。貧而嗜古，喜集金石文字。^⑩○布衣，[△]庶人也。鹽鐵論：『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，其餘則僅麻枲，故曰布衣。』^⑪○庚戌也。古人但以甲子紀日，其用以紀年者，別立歲陰歲陽諸名。

紀，其用以紀年者，別立歲陰歲陽諸名。